

跨文化身份视角下的“他者书写”

——《冬牧场》个案研究

魏玮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DOI:10.61369/EDTR.2026030021

摘 要 : 中国大陆作家李娟因深入描写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的生活与文化, 被誉为“阿勒泰的精灵”。《冬牧场》是她基于对哈萨克游牧生活的亲身体验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李娟以旁观者的姿态、以“他者”的身份, 对所见所感进行真实的观察与记录, 从而完成了第一层面的“他者书写”。英译本 *Winter Pasture* 通过文化词汇阐释、叙事方式调整等跨文化翻译策略, 将哈萨克族文化的独特性呈现给西方读者, 体现了译者作为文化中介的第二层次“他者书写”。本文主要探讨不同文化身份下的“他者”如何定位并解读文本, 以及西方读者如何通过这一“他者”视角感知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游牧生活。

关 键 词 : 《冬牧场》; 他者书写; 跨文化

“Writing the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Winter Pasture*

Wei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Abstract : The Mainland Chinese author Li Juan, widely acclaimed as the “Spirit of Altay”, is renowned for her profound depictions of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Altay region of Northern Xinjiang. *Winter Pasture* (*Dong Muchang*) is a work of non-fiction born from her firsthand immersion in the nomadic lifestyle of the Kazakh people. By positioning herself as a bystander, Li Juan documents her observations and perceptions with an authentic gaze, thereby fulfilling the first layer of “Writing the Oth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inter Pasture*, employs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such as the elucidation of cultural lexicons and adjustments in narrative style—to present the distinctiveness of Kazakh culture to Western audiences. This reflects the second layer of “Writing the Other”, facilitated by the translator acting as a cultural mediator. This paper primarily explores how “Others” with diverse cultural identities position and interpret the text, as well as how Western readers perceive the remote and enigmatic Eastern nomadic life through this multi-layered “Other” perspective.

Keywords : *Winter Pasture*; Writing the Other; cross-cultural

语言与文化是翻译研究与人类学的共同议题。“向他人描述一个偏远部落的成员如何思考, 在很大程度上最初会呈现为一个翻译的问题。”^[1] 2010年, 李娟随哈萨克族牧民居麻一家前往阿勒泰的冬季牧场, 切身参与并体验游牧生活, 这段独特的经历最终写成了《冬牧场》^[2]。李娟以真实自然的笔触记录着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窝子”生活样态, 她既是游牧生活的融入体验者, 又是哈萨克文化的观察记录者, 作品本身即是其文化身份视角下的“他者书写”, 一种阐释, 一种翻译。

2021年, 在沈如风 (Jack Hargreaves) 与严严 (Yan Yan) 合译下, 纽约群星出版社子品牌 Astra House 正式发行英译本 *Winter Pasture*。该书在在线读书社区 Goodreads 的试读评分达 4.2 分, 反响良好。赫曼斯指出, 跨文化理解是一个复杂且持续的阐释过程, 理解即翻译, 翻译亦是理解, 二者密不可分。英译本 *Winter Pasture* 则是译者基于源语文本, 在异语文化中再现的、第二层意义上的“他者书写”。

李娟的写作与英译本的传播构成多层文化现象。第一层次, 李娟作为“在地者”以沉浸式非虚构写作介入哈萨克游牧生活, 完成对异质文化的记录; 第二层次, 译者作为文化“摆渡人”, 对文化书写进行阐释、调整与重构, 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两个层次彼此联接又各就其位, 共同构成《冬牧场》从本土经验到世界文本的完整生命历程。

作者简介: 魏玮 (2001.07-), 女, 汉族, 山东临沂人,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在地者”的凝视：李娟的第一层次他者书写

（一）写作姿态的调整

李娟与哈萨克民族的缘分由来已久。因为家中开设缝店、杂货铺，李娟从小便与牧民有频繁往来，对哈萨克民族有长期而真实的好奇和想象，《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中早期收录的文字大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从一定距离外去凝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此描写她哈萨克牧民及日常生活。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羊道》系列及《冬牧场》的写作阶段。2010年，李娟参加《人民文学》主办的“非虚构写作计划”，随扎克拜妈妈一家前往春夏牧场，又随居麻一家进入冬牧场生活。此时，她不再是裁缝店柜台后的旁观者，而是真正介入牧民生活，以亲身在场的体验建构写作的真实感。李娟始终没有以俯视的姿态审视当地文化，也未自以为自身的观察与叙述能代表所谓的客观真实，^[3]而是主动调整写作姿态，以“在地者”身份参与牧场生活，对牧场、牧民的情感也发生了极为细腻、真实的变化^[4]。

李娟在《冬牧场》后记中即坦陈此次写作是对“在场性”写作伦理的直接实践，面对游牧文明的日趋消逝，李娟徘徊于文学与民族志的边界，以真切文字，为读者描述遥远又亲和的世界。

（二）沉浸式体验与真实性描摹

作为“在地者”，李娟获得的是从内部接近哈萨克生活的极好机会。她在冬牧场与居麻一家同吃同住，从事挤奶、烤包子、赶羊、背雪诸种日常劳作，冬牧场的寒冷，牧人喝茶、编织、放牧的日常生活，都不再是旁观者的抽象概念，而是化身自然、渗透于文本肌理的“活态文化”^[5]。

李娟以细腻而富有诗意的笔法，描绘了阿勒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景观。以第三章开篇中荒野暮色的描写为例，天空在清亮中转深，由“金黄”转为“清亮”，月影由“轻飘飘”变至冷峻锋利，“温柔地上升”的炊烟温润了归途。这些景象在近乎摄影般准确、生动的文字中呈现，构成富有感染力的视觉画面。

文中对游牧生活的描写极具魅力。李娟在勾勒搭地窝子、剪羊毛及抵御风雪等细节时，既有田野调查的写实底色，亦注入了诗意的文学表达，使原始的游牧实态转化为具有审美张力的文字景观。其书写策略突破了传统散文“抒情本位”的局限，以“身体在场”的深度参与实现了对游牧文明的“抢救性记录”。

（三）作为“他者”的自我定位

对自身“他者”身份，李娟有着清醒认知。她从不掩饰外来者身份——语言不通、对牧区生活技艺生疏、时常因不懂规矩而闹出笑话，都在文本中自然呈现。这种自我定位使其既非纯粹的外部观光客，亦非内部生长的文化持有者，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参与性观察者”，既获得内部视角的亲近感，又保持外部视角的观察距离，与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不谋而合。以此“他者”视角，李娟作为文化中介，完成第一层次的“他者书写”，用细腻笔触，将哈萨克游牧生活转化为汉语读者可感知的文本世界，使民族文化意趣得以浮现。这一书写本身即为跨文化传递的

初始形态——将一种文化经验从原初语境抽离，置于另一种语言的表达系统之中。

二、“摆渡人”的传递：英译者的第二层次他者书写

（一）译者作为文化中介

2021年2月，《冬牧场》英译本经 Astra House 在美国出版发行，沈如风 (Jack Hargreaves) 和严严 (Yan Yan) 合译，作为文化中介，译者有十分明确、自然的双重职责：其一为充分、原味地把握原文中所载的哈萨克文化，其二为寻找适合目标语读者接受、理解该陌生文化的表达方式。

对于作品的定位，指导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冬牧场》在主题上生动再现了阿勒泰冬牧场寂静美好的自然生态，描摹了哈萨克族古老游牧生活的寂寞艰辛的人文景观。英译本对“少数民族牧民异彩的自然观、异域的民俗观、异样的生活观”^[6]予以密切的关注，吸引大量西方读者的目光，这一成功离不开沈、严两位译者在解读文化词汇的解读、调整叙事方式上所做的努力。

（二）文化词汇的阐释策略

由于对整本书的异域文化色彩的关注与定位，英译本在哈萨克族专名的文化词汇的翻译上采取“回译”(back translation) 的方式。译者特邀哈萨克语专家 Altinbek Guler 校订专有名词，通过哈萨克语溯源并辅以罗马化转写。在地名处理上，根据命名逻辑采取不同策略：针对音译自当地语言的词汇（如乌伦古河）直接音译；对汉语源地名（如天山）则结合意译与拼音，并于序言配图、附录中收录哈萨克语原名。

译者作为文化中介主动现身，对哈萨克文化的异质性主动进行“他者书写”，增添了西方民族志书写的距离感，构建了一个遥远的古老东方游牧民族形象。

（三）叙事方式的调整与重构

《冬牧场》的叙述风格随性而散漫，没有情节的大起大落。全书共4章，35篇相对独立的文章以主题的形式松散布局，为习惯叙事逻辑结构的西方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与挑战。

段落划分是作者个人创作意识的体现^[7]。通过对段落的调整，译者使句意的衔接得以调节，使之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例1中，译文将原文段落进行拆分，将文中“我”和居麻的对话一分为二，凸显故事情节，突出文章层次，居麻“令人心烦”的人物形象以及好强的性格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更为生动丰满。

例1：而且做这些事情时，无论成败，别人不能表示怀疑。比如给一根钢锯装新锯把时，我只不过随口一句：“行吗？”就令他大伤自尊。锯把做好后好几天了，他还在念叨：“那天是谁说不行的？是谁？难道是你吗？过来看一看，到底行不行？”而且此后每当把那把锯子干活时都忘不了来一句：“看，做得多漂亮！多好用！李娟开始还不相信呢！”（2018:122）

译文：Worse, whenever he was trying to do somethi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failed or succeeded, nobody was allowed to express skepticism. For example, once he was attach-

ing a new handle to a hacksaw, and I asked in passing, “Is that gonna work?”

He lost all confidence. Days after it had been fixed, he continued to grumble, “Who was it that said it wouldn’t work? Who? Was it you? Take a look, does that look like it works or not?” And whenever he used the hacksaw, he wouldn’t forget to comment, “See, what a beauty! Sure works good! Li Juan didn’t think so at first!”^[8]

译者对原作中的叙事视角也根据情境进行策略性调整。译本摒弃了原作单一的自述或全知叙事，通过高频植入第二人称“你”，重塑了读者的阅读姿态。这种视角的重构，有效打破了作者与读者的边界，通过邀请式的话语空间，拉近了双方的情感距离，显著增强了文本的现场代入感与读者共鸣。通过这一叙事技巧，英译本成功搭建了一座连接读者与原作内容的桥梁，使阅读体验更加丰富和深入。

例2：放羊的话，慢悠悠跟着羊到处走就是了，而赶骆驼，则不停地纵马奋鞭，上下奔突，骂爹骂娘，斗智斗勇。(2018:15)

译文：Herding sheep, you only had to follow them around slowly, but herding camels required cracking the whip, letting the horse gallop, cursing your ma and cursing your pa, a never-ending contest of wit and brawn.

例3：不要以为洗过脸，换了干净裤子就可以逃避劳动——我俩只好又沮丧地把脏裤子换回来。(2018:160)

译文：Just because you’ve washed your face and changed into clean clothes doesn’t mean you can avoid work—we had no choice but to change back into our dirty pants.

“李娟完成了一个类民族志者的叙事——在他者所在的地方融入他们，在他者不在的地方呈现他们。”^[9]英文译者同样完成了这样一项任务，对原作中异质文化内容予以忠实再现，又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体现“他者书写”的智慧。

三、双重他者的互动与文化传递的完成

(一) 视角叠加与意义生成

《冬牧场》的传播经历了从李娟到译者、从中文到英文的双重“他者”视角，因此翻译并非简单的信息转移，而是意义的再生成。李娟的书写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翻译”，她以旁观者身份将哈

参考文献

- [1] Lienhardt, Godfrey. Modes of Thought in Primitive Society [J]. Blackfriars, 1953, (34): 270-271.
- [2] 李娟. 冬牧场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 [3] 王岫庐. “真实性”的重构——从李娟的非虚构写作及其英译谈起 [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 (01): 179-186.
- [4] 陈亚楠. 遥远角落的见证式留影——论李娟的非虚构写作 [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4, (03): 182-189.
- [5] 郑宗荣, 皮佳佳, 赖永兵. 《冬牧场》: 文化主义视角下的沉浸式非虚构叙事 [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25, 41(04): 96-106.
- [6] 张建平, 刘慧敏. 典雅精当, 殊两悉称: 《冬牧场》英译本的生态人文景观再现 [J]. 中国翻译, 2023, 44(03): 108-115.
- [7] 黄卫峰. 葛译莫言小说中的篇章改写模式——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第五章为例 [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4(02): 33-37+52.
- [8] Hargreaves Jack, Yan Yan. Winter Pasture: One Woman’s Journey with China’s Kazakh Herders [M]. Astra House Press, 2021.
- [9] 岳雯. 创造自我——李娟论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 (05): 34-53.

萨克游牧生活经验转化为汉语文学表达。译者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再阐释，不仅需要理解哈萨克文化，也要把握李娟的叙事方式，并兼顾英语读者的接受语境。由此形成视角的叠加，英语读者通过李娟的观察进入哈萨克生活，再经由译者的处理接近其书写视角。

(二) 从本土经验到世界文本

在“在地者”与“摆渡人”两种他者书写的配合下，《冬牧场》实现了从本土经验向世界文本的转化。李娟基于亲身参与与深度体验书写哈萨克游牧生活，使作品具有鲜明的真实性与现场感，也为逐渐消逝的游牧文明留下了重要记录。译者通过文化词汇阐释、叙事方式调整及概念隐喻重构，使英语读者能够进入李娟的叙事世界，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

(三) 读者对“他者”视角的接受

双重他者书写的效果最终体现在读者接受上。《冬牧场》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反响表明，其“他者”视角得以有效传达。英语读者通过李娟这“在地”汉族作家，以及译者这一文化中中介接近哈萨克文化，双重他者视角的叠加给读者提供了清晰、有层次的认知，既知晓哈萨克游牧生活的样貌，也知晓外来者如何去理解、进入此种生活，以及如何超越语言文化障碍予以传递，更加凸显了作品的跨文化价值。

四、结语

《冬牧场》作为一部跨越文化界限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最大限度的真实，记录了哈萨克族的生活状态，更在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展现了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的复杂互动。《冬牧场》的创作与翻译构成了从“在地者”到“摆渡人”的双重他者书写链条：李娟以“在地者”身份参与游牧生活，以清醒的“他者”意识完成基于身体在场的文化书写；英译者作为文化“摆渡人”，通过跨文化翻译策略实现基于语言转换的文化阐释与传递。“他者书写”并非单一维度的文化呈现，而是不同层面、主体、方式相互交织的复合过程。李娟的书写是文化体验与表达，译者的书写是文化阐释与重构，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传递链条。

在全球化语境下，“他者”视角的定位直接影响跨文化理解的可能与限度。《冬牧场》的双重他者书写经验表明，文化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他者书写”，一种文化可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被另一种文化的读者所感知和理解。这正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魅力所在。